

倭變事略

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



本书根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复印

倭 变 事 略

中国历史研究社编

*

上 海 书 店 印 行

(上海福州路 401 号)

*
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1982年5月 1—17500 (17·7—1) 定价 0.75 元

四版序言

一、本書原名「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」，今改爲「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」，以符合實際內容。

一、本叢書是由前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，以我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，異族入侵，以及邊將作亂，宮廷政變等內憂外患爲中心；輯錄被歷代「官書」所拚棄的史料，收集民間散藏的有關鈔本；初步的考證稿本真僞，審定其史料價值，並將所得不同版本互相參照校訂，再分段標點，以作史學研究者的參考資料。

一、所輯史料，很多出自當時的官僚地主，幫閒文人的筆記殘稿。他們的立場觀點，站在統治階級一面，對於反抗他們的農民起義，懷着最大的敵意，所以記載事實很多歪曲，恣情誣蔑，極盡詆毀。高明的讀者，只能披沙淘金，汲取有用部份，作爲參考。

一、本叢書初版刊行在十五年前，中間雖再版二次，未作修訂。這次爲求減少錯誤，改正現有訛漏，曾作了全面的校勘刪改；但因能力所限，訛誤之處仍恐不免，還請讀者不吝指

正。

- 一、本叢書每冊包含不同史料多種，爲便利讀者另冊採用，每冊標一書名。
- 一、此次對錯字訛漏的校勘，對序言的刪改，全由神州國光社編輯部門單獨進行；如有「以正改誤」或「刪改不妥」的地方，當由我社負其全責。

序言

這冊書包含有以次九個獨立篇：

〔一〕嘉靖東南平倭通錄；

〔二〕倭變事略；

〔三〕靖海紀略；

〔四〕金山倭變小誌；

〔五〕紀剿除徐海本末；

〔六〕倭情屯田議；

〔七〕日本犯華考；

〔八〕中東古今和戰端委考；

〔九〕東倭考。

這九種各自獨立，然而相互關聯的史料，大體可別爲兩個部類，由〔一〕到〔六〕是由正面敘述倭寇擾亂情形；而由〔七〕到〔九〕則是敘述有關倭變的中日歷史關係。設更區以別

焉，此兩部類所包括之各種史料，又各各具有其特殊內容。

以前者而論，如『嘉靖東南平倭通錄』，雖然在標題上，把時期限定在嘉靖朝中，把地域限定在東南方面，但倭寇爲害之烈，當以嘉靖時期之東南半壁爲最。本錄通述倭寇擾亂及平倭之經過，繫以年月，讀此可以瞭然倭變之梗概；而其後面所載之附錄，更將明初以降的倭寇侵擾事實，擇要追述，使此通錄成爲一原原本本的倭變史要。至『倭變事略』的內容，大體雖與『嘉靖東南平倭通錄』類似，但因前者重在敘述全般的大體經過，後者重在敘述以受害劇烈的海鹽地方爲中心的寇禍，故其詳略互異，而可互爲補充。他若『靖海紀略』及『金山倭變小誌』，通係就此兩地的患倭防倭平倭情形，分別作較詳細的敘述。而『紀剿除徐海本末』，則又係以倭寇首領徐海爲主體，而詳述其由創亂以至服誅的經過。『倭情屯田議』似較別致，然其中所述嘉靖以後倭寇侵擾動向，亦大可供參考。總上六種史料，除了『嘉靖東南平倭通錄』爲屬於一般敘述而外，其餘各種（就中『倭變事略』比較具有那種性質），或以被害地方爲敘述主體，或以倭寇首領爲敘述主體，要皆拘於一隅，然其由正面舉述倭寇侵擾情形，則無二致。

至其他有關中日全般關係的三種史料，亦各各具有特殊內容。『日本犯華考』篇幅

極短，然其對日本在歷代犯華，特別在明代犯華之敘述，可給我們以綜括的概念。「中東古今和戰端委考」的要旨，在概述明萬歷年間的朝鮮之役，而關於清光緒時中日戰爭前之中日雙方備戰情形，亦略有說明。至「東倭考」所載，似與其標題大有出入，因其內容不在根究東倭的來源，而在敘述日本歷代對中國的關係。以上三種史料，性質大體相同，特其敘述華倭過去關係之演變，互有詳略，故對於前已述及的六種史料，皆有關聯，換言之，即皆可作為認識倭變推移演化之輔助資料。我們把這幾種史料連同編入這個冊子裏面，不但能幫助讀者對於倭變的歷史的認識，且一定會增加其研究的興趣。

武昌革命真史

曹亚伯著 平装三册 定价六元

作者曹亚伯，武昌人，他和禹之谟、黄克强、宋教仁、陈天华等同为革命团体「日知会」会员，后随孙中山在海外为革命奔走，并和孙结伴回国，此后孙起兵护法，及督师北伐，曹均赞襄其间。孙中山逝世后，曹隐居昆山，将其多年珍藏的「日知会」文书笔记及辛亥武昌革命一切文告、函电等等，写成此书。本书共分三册，分叙武昌起义前各重大历史事件和武昌首义两年内的逐日史事记载，并附遗像、遗墨、文件等珍贵插图七十余幅及武昌首义人名表，材料详实，是部值得重视的历史文献。

上海书店根据一九三〇年版复印 现已出版

目次

序言·····	編者
嘉靖東南平倭通錄·····	佚名
倭變事略·····	朱九德
靖海紀略·····	鄭茂
金山倭變小誌·····	玉壘山人
紀剿除徐海本末·····	茅坤
倭情屯田議·····	趙士楨
日本犯華考·····	殷都
中東古今和戰端委考·····	蔡爾康
東倭考·····	金安清

嘉靖東南平倭通錄

自嘉靖元年罷市舶，凡番貨至，輒賒與奸商，久之，奸商欺冒，不肯償，番人泊近島，遣人坐索，不得。番人乏食，出沒海上爲盜。久之，百餘艘，盤據海洋，日掠我海隅，不肯去。小民好亂者，相率入海從倭。兇徒，逸囚，罷吏，黠僧，及衣冠失職書生，不得志羣，不逞者，皆爲倭奸細，爲之鄉導。於是王五峯徐必溪毛海峯之徒，皆我華人，金冠龍袍，稱王海島，攻城掠邑，莫敢誰何。浙東大壞。至是巡按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，兼制浙福，乃以朱統爲都御史，巡撫浙江，兼領福興泉漳。統任怨任勞，嚴禁閩浙諸通番勾引。主藏者，凡隻檣餘艘，一切毀之。時浙人通番，皆自寧波定海出洋；閩人通番，皆自漳州月港出洋。往往諸達官家爲之強截，良賈貨物，驅令入舟。統因上言，去外夷之盜易，去中國之盜難；去中國之盜易，去中國衣冠之盜難。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，都司盧鏜，捕獲通番九十餘人，統欲禁止，令行遣旗牌督決於演武場。一時通番稍息，而巨姓諸不便者大譁，詆誣惑亂視聽。諷御史周亮，給事葉鏜，奏改統爲巡視，從之。統尋罷卒。

嘉靖三十一年四月，倭寇台州。巡按御史檄知事武緯禦之。緯突入賊中，伏發衆潰，緯死。

之初，朱執旣卒，罷巡撫不復設；又以御史宿應參之請，復寬海禁，而舶主土豪，益連結倭賈，爲奸日甚。官司以目視，莫敢誰何。有王直者，徽人也。以事亡命走海上，爲舶主渠魁。倭奴愛服之。其黨徐學毛、勳、徐海、彭老等，不下數千人，俱列兵近港。乘巨艘爲水砦，且築屋港上諸山。時時出入近洋，掠我居民。至是遂登陸，犯台州，破黃巖縣，殺掠慘甚。復四散大掠象山定海，而浙東爲之騷動矣。（按王直卽五峯，徐海卽明山，毛勳卽海峯也。毛勳以王直義子，稱王激。）

六月，浙江巡按御史林應箕奏倭寇焚劫地方狀，因參署海道副使李文進，分巡副使谷嶠，僉事李廷松，恭議李寵，顧問備倭把總等官周應禎、周奎、楊材等，各失事，當治。給由海道副使丁湛，新推備倭指揮張鐵，皆臨難規避，宜並罰。於是給事中王國禎、御史朱瑞登，交章請復設都御史。疏下，吏兵二部覆議，國禎等言是。但巡視都御史，必當兼假以巡撫總督之權，使之節制諸省，方可責其成功。其閩浙二省，仍各添設參將一員，駐劄邊海地方。上從其議，暫設巡視浙江兼管福興、漳泉提督軍務大臣一員，督兵勦賊。其兼管巡撫等項，須待賊平議處。參將准添。丁湛罷爲民，以李文進代之。張鐵革回原衛，以周應禎代之。仍各同李寵顧問谷嶠、李廷松、周奎、楊材等，停俸戴罪殺賊。林應箕標準勅官，給由離任，令奪俸三月。

七月，以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海道，及福興、漳泉地方，尋改巡撫。

嘉靖二十二年三月王忬督兵破倭寇於普陀諸山。初，都指揮盧鏜坐都御史朱執事，尹鳳坐賊累，俱繫獄。忬諳知其能，奏釋之，以爲副將。募沿海壯民，及徵狼土兵，分帥之。日犒撫激勵，欲得其死力。而倭魁王直等，結砦海中普陀諸山。顧時出近洋襲我軍。忬偵知之，乃遣參將俞大猷，帥銳兵先發，而湯克寬以巨艘繼之。徑趨倭砦，縱火焚其廬舍，賊倉皇覓餘艘走。我兵隨擊，大破之，斬首五十餘級，生擒百四十三人，焚溺死者無算。忽颶風發，兵亂，渠魁王直率衆乘間逸去。都指揮尹鳳復以閩兵邀擊於表頭北菱諸洋，斬首百餘級，生俘一百餘人。先後以捷聞，賜白金文綺有差。

四月，倭攻破昌國衛，屯據凡五日，俞大猷以舟師攻退。有蕭顯者，尤桀狡，率勁倭四百餘人，攻吳淞所南匯所，俱破之，屠掠極慘，分兵掠江陰，圍嘉定太倉；已而王忬遣盧鏜倍道掩擊，斬蕭顯，餘衆復奔入浙。

倭寇破臨山衛，乘勝西犯松陽，知縣羅拱辰督處州兵禦却之，賊浮海走。參將俞大猷以舟師邀擊，斬首六十九級。

倭攻福寧州崇嶼所，破之，大掠而去。

江北倭掠海州，殺二百餘人。

五月，倭圍參將湯克寬參政潘恩僉事姜頤於海鹽，環四門攻之，不克，縱火焚城樓及民屋數百間而去。

倭攻陷乍浦所，知縣羅拱辰復督兵來援。倭引去，流劫奉化寧海諸處。克寬追圍於獨山民家以火焚之，賊半死。餘衆奪道走，遁於海。

倭復入上海，知縣喻顯科逃。指揮武尙文縣丞宋鯨戰縣街中，不勝死之。賊據城數月，焚燬廬廨，略盡。

南科賀涇奏倭犯浙東，以防守密泊寶山，窺蘇湖。密邇京口瓜儀運道咽喉，宜添總兵住劄。吏部李默奏添官兼餉，以屠大山爲督，儲撫應天。

兵部議遣將領分屯要地。令四司官分行點劄，而列官兵龍江關。命職方郎中阮屋，屋苦衆持首鼠，乃慷慨調度，陰詢虛實，以爲備禦。

時諸倭巢穴既燬，王直徐海等奔散四出，倏忽千里。於是自台溫嘉湖寧紹蘇松淮楊十郡，俱罹其害，同時告急。俞大猷湯克寬雖智勇可任，而江南人素柔軟。倭揮雙刀，銀光耀日，望風奔潰。倒戈就戮，死者相枕，捆載而去。當時文武吏不能以軍法繩下。有司往往以軍法脅富人，巧索橫斂，指一科十。師行城守餉犒，類多乾沒，十不給一。廉謹者又以吳人善謗，束手不敢

動一錢給賞。遂致公私坐困，戰守無策。寇來不支，始釋柯喬，起盧鎧，而賊船滿海上。自閏三月登岸，至六月旋，留內地凡三月，遂至攻陷昌國、臨山、靈衢、乍浦、青村、南匯、吳松江、秦嶼諸衛所。圍海鹽太倉嘉定、長洲，入上海，掠華亭、崇明、青浦、海寧餘姚、定海、象山、慈谿、山陰、會稽、臨海、平湖、嘉興、黃巖諸縣，金山、錢倉諸所鄉鎮，焚掠殆盡。

有失船倭四十人，突至平湖、海鹽焚掠，官兵禦之，皆敗績。凡殺一把總，四指揮，及百戶縣丞，竟奪舟去。

六月，應天巡撫彭黯、巡按陶承學等言：倭勢日熾，非江南脆弱之兵，承平執袴之將所可辦；請得便宜調山東、福建等處勁兵，以及勅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督官兵船犄角攻勦。疏下，兵部覆：山東陸兵不諳水鬪，福建海滄、月港亦在戒嚴，豈能分兵外援？宜令黯等就近調處州坑兵一二千名，仍隨宜募所屬濱海郡縣義勇鄉夫，分布防禦，并請命王忬互相應援；其應用兵船糧餉器械火藥，許徵發所在支用。南京署兵部尚書孫應奎亦言：倭夷刼掠，漸近留都，沿江津隘，已議調官軍防守。應用甲伏糧芻，乞命南京戶工二部給發。上允之。

七月，太平府同知陳璋等統兵敗倭，斬首千餘級，餘寇出境，浮海東遁。應天巡撫彭黯、浙福巡撫王忬以聞。既而擢蘇州同知任環，整飭蘇松兵備。陳璋共贊軍務，立有戰功，以與時相

忤，僅蒙欽賞而已。

十月，自倭衆東遁後，江南稍寧。惟崇明南沙泊失風，倭幾三百人，舟壞不能去。參將湯克寬及僉事任環留兵守之，日久不克。克寬復督邳漳等兵擊之，敗績，亡卒四百餘人。

先是倭賊百餘由華亭縣漂缺登岸，流劫戚木涇金山衛等處。至是移舟泊寶山。參將湯克寬引舟師追擊及於高家嘴，燬其舟，斬七十三級，生擒十四人。

有倭舟失風飄至興化府南日舊寨，登岸流劫，殺千戶葉巨卿。把總指揮張棟督舟師擊倭，走據山。知府董士弘糾民兵獵戶與棟等合勢圍賊，殲之。是時海洋並岸諸島，多栖寇舟。有真倭阻風汛不獲歸者；有沿海奸民搶江南族，候來歲倭至者。未幾，南日寨復有三舟登岸，棟士弘擊之，引去，擒賊數人皆真倭。比泉州舟兵巡海攻賊於石圳澳深泥灣等處，凡再戰，擒賊四十餘人。則皆臨海漳浦揭陽等縣人。蓋江南海警，倭居十三，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。

嘉靖三十三年正月，時倭據太倉南沙五月餘，官軍列艦海口，圍之數重，不能破。軍中多疾疫，乃佯棄數舟，間壁東南阪，賊遂潰圍出海，轉掠蘇松各州縣。

三月，南直隸續至倭寇二千餘，自南沙登岸，分掠蘇松諸處。參將湯克寬帥兵邀擊之於採淘港，斬首百八十級。